

俏妞斗夫记

你有你的朝堂，
我有我的江湖。
不能结发白首，
不如相忘于江湖！

苏照 著



麦林爱情
mailinaiqing

一女三男斗智斗勇的浪漫传奇
搞笑又搞怪的儿女情长故事



手机阅读
同步发行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俏妞斗夫记

QIAO NIU DOU FU JI

苏照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俏妞斗夫记 / 苏照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4

ISBN 978-7-219-07777-1

I. ①俏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14115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罗敏超
责任编辑 周月华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周娜娜
封面设计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777-1/I·1466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楔子	001
----	-----

第一卷 祸起京城	007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大牢里的花孔雀	007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章 阴沟里翻船	017
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卷 扬州斗计	049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虎落平阳被犬欺	049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章 捡回来的祸害	068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章 三十六计走为上	087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大难不死因有“艳福”	10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 黄雀身后还有弹弓	131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卷 汉北暗涛 172

第一章 冤家路窄再成囚 172

第二章 混得好不如跑得快 210

第四卷 浮生若梦 231

第一章 新贵郡主不好当 231

第二章 金风玉露喜相逢 246

第三章 梦里花落情难再 273

第四章 爱劫难逃 294

尾声 307

楔子

时值数九隆冬，大雪铺天盖地地下了一天一夜之后，这山间显得格外冰寒。我坐在大堂中央的火堆旁，将貂毛衣领拉紧一点，手靠近火堆烘烤，即便这样却还是难消寒气。

武滔从外走来，猛地一脚踹开紧闭着的大堂的门。风吹来，大火偏向一边，将这屋子里的人影扭曲拉长。而让人瑟缩的寒风吹动着冰冷的发丝在脸上滑过，好似刀子在刮人的脸，说不出的疼。

“真要命，连只天上飞的麻雀都没放过，下面的日子要怎么过？”他愤愤地骂了一句后走向火堆边，口中呵出的热气很快便凝结成白雾，片刻之间又消散无形。

他说罢，众人都陷入了沉默，齐刷刷将目光转向了我。

我快速地扫了他们一眼，当不知道，扭头继续烤我的火。虽说封山是因我而起，可外面大雪刚停，山下又有重兵把守，要我现在就走岂不是送羊入虎口？

一片死寂般的沉默，屋子里只有柴火噼里啪啦的爆裂声。武滔进来时没关门，冷风一阵一阵地肆虐。我向门口走去，关上门并加了根木棍闩着，然后转身回头，冷不防看到众人发亮的目光一个接一个地黯淡了下去，抬着的头也似蔫了的菜叶似的无精打采。

大家的忌惮我明白，所以我安慰大家，“没关系，不就是官兵嘛，他们不敢上来！”

“是不敢上来，可咱也别想下去！”武滔愤愤地踹了一脚柴火堆，扯着嗓门便道，“你们知道我刚下山看到什么了吗？那个什么小王爷，连只路过的老鼠、麻雀都不肯放过，他想困死我们！”

闻言，众人一阵惊讶，片刻后生出的哀怨之色似比冤死的窦娥还多出了几分，满屋都是哀号声。

少见多怪！我很不以为然地瞟了他们一眼，继续烤我的火。

要知道，带头封山的人可是郑小王爷赵玄息，几度逼得我走投无路的人物，这点小事又算什么？

其实我也挺哀怨，就是因为这个小王爷，我好端端的飞天神鼠做不成，硬生生被打成了过街老鼠。原因，我至今不得而知。

初上山时，表妹夫武滔一本正经地问我是不是一时手痒，偷走了郑小王爷的心头宝贝，这才激怒了小王爷。他说得眉飞色舞，两眼放光，之后就有让我亮出宝贝的意思。我百口莫辩，委屈至极，只将那满腹仇怨化作一声长叹。我就是有胆子偷皇宫内院的东西，也没胆子去碰他郑王府的一草一木。

此话绝非虚言，我对天发誓！

忽然之间，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众人警觉地看去，却是看了一眼后面面相觑，无人起身。

“谁呀？”武滔喝了一声，便将手中酒碗放下，随手抄起了大刀。众人也跟着站起，提起了刀子，如临大敌一般。

沉默了片刻，门外传来声音，“是我，我抓了个官兵！”

声音甚为耳熟。我迅速扫视屋内后，暂且放下心去拉门闩。门外的是山中兄弟老金，傍晚时分和武滔一道下山打探的人。门一打开，他先将一官兵模样的男子推入，随后自己走了进来。

我关上大堂的门，好奇地将目光转向那官兵。那人身材高大，帽

子遮着脸看不清长相，身形我却觉得十分眼熟。

武滔叼着一根麦草，提着刀便架上了那官兵的脖子，凶巴巴地问：“你们王爷到底还打算在山下待多久？”

那人不愧不忙地笑了一声，抬起了头，“说久也不久，说不久也足够困死你们！”

声音传入耳中，我顿觉不对劲。我不由自主地往前靠了靠，将目光转向那官兵被帽子遮着的脸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老金也沉不住气了，一把拿下他头上的帽子甩在地上。顷刻间，一把发丝如水般泻下，映着火光发出绸缎般的光泽。

“赵玄息的行事作风，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们吗？”他又轻笑了一声，缓缓转头。晶亮的眸子映着跳跃的火苗，微翘的嘴角暗含着丝丝讥诮。

我心下一惊，急得直跺脚。抓谁不好，怎么抓了这么个瘟神？

“娘子，见了为夫，怎么也不打声招呼？”

他很是优雅地推开了武滔架在他脖子上的大刀朝我走来。虽是穿着官兵的衣服，褪下了锦衣玉袍，那份气度和从容却丝毫不曾改变。

一语既出，众人惊诧。我默默地流泪了。

何谓冤家路窄，这便是！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淮南节度使杨守成家的二公子，我那难伺候的主子，杨修齐。

这一下完了，山下小王爷，山上杨二少爷，一下子两位大爷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不敢逗留，转身便往外跑。

武滔这死孩子一点都不省心，打猎干活没见积极，此时却是一个快步将我拦下，瞅瞅我，又瞅瞅杨修齐，问道：“喂，你们认识他是什么人？”

我无言以对。杨修齐却是恭敬有礼地道：“在下姓杨，名修齐，扬州人士，是飞燕的未婚夫。”提及“未婚夫”三字时，他特地瞟了

我一眼。

我只差没一把刀先抹了杨修齐的脖子，再抹了自己的。可惜我二八芳华，还未曾寻得如意郎君便已被他这个妖孽盖上戳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扯开嘴角，“淮南节度使家的二公子，山下那位的死对头，和我没关系。”

我自认解释得清楚，说得明白。

然，一言方罢，武滔恍然大悟，异常热情地拿起了脚边的半坛酒，送至杨修齐面前，“表姐夫，莫介意，表姐从小就别扭。来，我请你喝酒！”

杨修齐微笑点头，接过酒坛高高举起，不慌不忙地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！”一口下去，眉头深深蹙起，但放下坛子后脸上依旧保持着微笑。

他是个很挑剔的人，平日里喝酒都有一套酒器，喝葡萄酒定然要用夜光杯来盛，喝杜康是用铜爵，这般豪饮着实叫我吃了一惊。

山中的酒水浓烈，远不如节度使府中的琼浆甘甜，闻味道便能感觉到。他饮罢，却依然笑得温和，“好酒，醇而烈，入口辛辣，回味甘甜，难得的好酒！”

一来二去，他很快便和众人混熟了，好似早就相识。

默默观望的我，深感揪心。原指望抓个人来替山寨解围，不承想却又招惹了一个祸害。

酒过三巡，众人都有些醉意，各自回屋，杨修齐也被人领至客房。

我睡不着觉，独自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栏杆上对着雪景发呆。山下那位难对付，山上这位难伺候，哪儿的日子都不好过，我是该杀身成仁，还是要委曲求全呢？

思忖间，一个黑影笼罩下来，我惊得转头。

来人是杨修齐，脸上泛着潮红，也不知喝了多少酒，神情看起

来倒还自然，只是眼神却和平时有些不一样，没有那么多张牙舞爪，温柔得多。

“怎么，还在担心小王爷？”他问我。

这样的他让我少了几分惧意，我颇为感叹地回道：“唉，要是他还是以前的阿呆该多好啊！”

小王爷失忆那会儿痴痴傻傻，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，我让他往东他不往西，要多听话有多听话。没想到这敲了一榔头他什么都记得了，我却倒了大霉。

杨修齐眸光动了动，随后将我抱住，轻轻地在我耳边吐着气道：“跟我回去，我帮你摆平他。”在他怀中很是温暖，我往里缩了缩，后背紧贴着他。

跟他回去固然是好，好吃好喝，可那大麻烦怎么办？我眨着眼想了想，转头看他，“那你得跟韩小姐说清楚我们之前没关系，免得她误会。”

他环着我的手臂僵了僵，而后我被勒得生疼。

“你就那么希望把我推给别人？”杨修齐将额头抵在我的脑门上，带着一丝恼怒问我。

一时间我没明白过来这句话的意思，赶忙解释道：“韩小姐可是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怎能说是别人？”

说话间我偷偷瞟了他一眼，那玉色容颜已布满阴霾，眼底似有火苗跃动。我心知不妙，这是他发火的前兆，赶紧摆手改口道：“不对不对，表小姐才是自己人。”

“为什么跟你说话总这么累？”只一声怒喝，已震得我头昏脑涨。杨修齐猛地一下子将我推开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拂袖而去，将我抛在身后。

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很是纠结。我到底哪句话不对又惹毛了他？一时悲从中来，我仰头望天，果真杨修齐也指望不上了。

大表姐常说，男人心海底针，我今日方才体会到此话有理。一

个赵玄息莫名其妙誓要将我生吞活剥；一个杨修齐喜怒无常，无时无刻不拿我开涮。两个男人一台戏，生旦净末丑皆是欢畅，可谁见我这个佳人泪汪汪？

第一卷 祸起京城

第一章 大牢里的花孔雀

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实非我本意，真要追究起来责任也不全在我。

初出茅庐那会儿，师父千叮咛万嘱咐，可以偷了宫里的，摸了唐门的，切忌招惹那郑王府，尤其是郑王府的小王爷。彼时我就在想，难道那郑王府有天罗地网，小王爷有三头六臂不成？

但凡人活在世上谁没个年少轻狂时？越是碰不得的越是想去试它一试。经师父一提醒，我当晚就失眠了。思忖一宿，我做出了重大决定。

第二日半夜，夜深人静，月黑风高，正是老鼠出洞时，我换上夜行衣悄然推开房门，冷不丁身后闪过一个黑影。

“师姐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听到这声音我差点背过气去，从小到大，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，我多少次扬名立万的机会都被他给搅黄了。聂荆从后走来，眸光里有掩饰不住的兴奋，竟也穿着一身黑衣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，师父说不可以招惹郑王府。”

夜探郑王府的事我思虑再三，半个字都未对外吐露，却被他识破。我沉思片刻，拍着聂荆的肩头，拿出师姐的架势，“你误会了，我是想出去看看风景。”

我这才说完，他眸光闪烁，张口便道：“看风景好，我陪你！”

恍然之间我似乎明白，他又是成心来坏我好事，抢我功劳。两年前崆峒派那次，我都已拿到掌门紫金冠，他又给我送了回去；一年前流云山庄那回，我差点就拿到玉麒麟，他偏触到了密室的铃铛，引来山庄的护院。都是一样做贼的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飞贼，他却成了人人敬重的大侠，我顶烦他了。

我暗暗咬牙，不动声色地笑道：“要不，你先请！”

聂荆眸光闪烁，异常兴奋地笑着往前走。我乘他不备，猛地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，直接将他拍晕。真是实心眼的傻孩子，大半夜的看风景，喝多了吧！

解决了聂荆，我一路往东。东街过去就是皇陵，传说中是风水绝佳之处，富户豪族多分散在这一带，郑王府就在那风水最好的地方。

摸到了地方，我径直进了郑王府。

从小到大，富贵之家我也见得不少，郑王府的气派委实让我眼睛都看直了。雕梁画栋，飞檐凌空，气势巍巍；丹墙翠瓦，玲珑宝阁，楼台隐映金银之气。皇宫大抵也不过如此吧！

师父说过，郑王府最早是前朝巨贪何德诺的府邸，我朝开国之后，太祖皇帝将它赐给了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司空赞。太祖皇帝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十三年一晃，又一个巨贪就此诞生。司空赞居功自傲，四处敛财，将府邸当做国库。太祖皇帝一怒之下严惩贪官，却引发了骇人听闻的“永宁门事变”。之后这里一直空着，直到二十四年前，先帝将其赐给了战功显赫的郑王，成了如今的郑王府。

外界有这样一说，昭文侯、郑王、摄政王为本朝三大毒瘤。昭文

侯权倾朝野，摄政王一手遮天，郑王则是穷奢极欲。

要我说这也怨不得人家郑王爷，住这么一座宅子别人早就给你烙上了印记，倒不如贪了吧，何必委屈自己？

众所周知郑小王爷喜好名剑，曾经为了一把天初剑差点铲平了武当山。我琢磨着要扬名势必要从此处下手。此时已是半夜，多数人都已睡下。

说来，做我们这一行想要扬名还挺不容易的。小时候，师父总是爱将偷来的东西在家中摆放一阵，待到外面鸡飞狗跳后刻上自己的名号再给送回去。我时常不解地问他乐趣何在。师父那时正一手拿凿一手拿锤，凿得自少林寺苦禅大师处偷来的金箍火星四射。他折腾了一会儿，这才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自然会明白！”我左寻思，右琢磨，直到今日都还觉得难以理解。赚名头的方法还有很多，而选这最吃力不讨好的方式，难道是偷来培养感情？

偷东西的和被偷东西的感觉委实有些微妙，不知是怎样一种感受。此番机会，我极想尝试一次。

我摸索着进了一间房，这房间比别处大些，火光未灭，忽闪忽闪的。我这才一进门，脚下一软，浑身酥麻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

一个女子用娇柔魅惑、糯软异常的声音说着娇嗔至极的话语，“死人……才来……你讨厌不讨厌……”

我愣了一下，觉得是睡昏了头，耳朵也不灵光了。而后有男子声音响起时，我方才安下心来。

“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

一声喊罢，轻纱幔帐内格外动荡，火光映衬，其中旖旎景致若隐若现。

大凡做贼的没几个没遇上过尴尬事，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我只当那是两个野兽在打架，定睛扫了屋子一圈后没看出有啥宝贝，转身想走，陡然一物击打在我的后背。我身子一僵，侧耳听着身后动静。只听到那一男一女的呻吟，床板嘎吱嘎吱响，哪有我什么事？

我方才松了口气，不料又是一击。

并非是我胆子小，只因师父将郑王府说得分外可怕，我也不得不小心。定了定神，我侧头看去，脚边身后全是那两人从纱帐中丢出的衣物。

还好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我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脑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来王府盗剑是图名，招惹小王爷也是图名，找不找得到宝剑是后话，好歹也要拿些能炫耀的东西回去，免得让师父看轻。

一念及此，我悄悄后退了两步，捡起两件衣裳揣在怀里，拿出早先备下的印章，在雪白的墙壁上印下了一只长着翅膀的老鼠图案后，溜出了房间。

看过了卧房看书房，我摸着黑潜了进去。以我纵横江湖的经验来说，一般人都会将宝贝藏在密室，而密室不是在卧房就是在书房。郑王府那一圈的卧房我都已找过，毫无设有密室的迹象。

摸黑乱摸了一通，我好不容易在书架上摸到了搬不动的小铜鼎，用力一扭，顿时传来轰的一声响。

聂荆有一句口头禅大致上是这么说的：神仙和凡人的区别就在于，神仙做事是看得到开头，也算得到最后；凡人却永远只看得到开头，猜不到结果。不巧，这话在我身上应验了。

密室没找着，天上掉下个铁笼子，不偏不倚将我逮个正着。而后来一阵嘈杂声，屋子里拥来一堆又一堆的人，灯火也点上了。

我万分诧异，摸着下巴沉思：这机关，这来人的速度，难道是聂荆没被我敲晕，跑来告密了？不多久铁笼子被人打开，两柄刀子一左一右地架上了我的脖子。

又过了一刻，围着我的重重人墙似潮水般自动分开了一条道，房门口站着—个身着黑色蟒袍的男子，看起来也就二十来岁，面容冷峻，眸光清亮，眼底掩饰不住兴奋。他远远地看了我一会儿，不慌不忙地笑着走来，慢悠悠地扯下我遮脸的黑布。悠闲的动作止于此，接下来他脸上的表情一番变幻，最终定格在惊讶之中，良久

冒出了一句话，“怎么是你？”

我也想知道怎么是我。我这才想回话，陡然觉得不对。不是我该是谁？还有其他人该来不成？我前前后后思忖了一番，并将这一行人打量了一遍。纵然我名号响当当，手段了得，可也不至于要王府出动百号人物，又是绳索，又是刀枪，更兼机关地来抓捕，这样也太过瞧得起我了。

我还未想明白这其中的所以然来，那男子的目光缓缓移至我的胸口。看哪里不好，这里可看不得。我仓皇护胸，他猛地拽住我的手臂，扯着什么一拉，我又是一挡。

无数双眼睛齐刷刷朝房梁看去……

片刻，一件绣着金线牡丹的红兜肚，一件宝蓝色男子内着短袍缓缓展开，似风筝般飘飘荡荡铺展在了地上。

彼时人群骚动，神态各异地盯着这两件风格迥然的衣裳。

蟒袍男子缓缓捡起两件衣裳攥在手心，忽然怒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我隐约觉得不妙，后退两步转身便跑。

我这厢跑得快，他那厢动作更快。但听得当一声长鸣，一柄明晃晃的刀子从后飞来，径直擦过我的左肩头架在下巴下。肩头一丝冰冷，伴随着一阵火辣辣的刺痛。我偷偷侧目，对上了一双戾气十足的眼睛。

“你想往哪儿跑？”他本生得面容刚毅，又霸气十足，这一举刀，一凛眉，一瞪眼，用来驱邪的钟馗也得靠边站着，忒可怕！

我缩了缩脖子，怯生生地看着他，有些想师父了。

“你究竟是谁，夜探王府意欲何为？”他又问。

我吞了吞口水，暗暗咬牙。这来偷剑的事是死活也说不得，抓也被抓了，想赖也赖不得，为今之计，只有……

我楚楚可怜地看着他，软声道：“小女子仰慕小王爷久矣，今日就是为了见他一面，以慰相思之苦。”师父说，女子有女子的优势，

被抓了，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也能脱身。可出道以来我从未试过，不知用处有几分。

闻言，他左侧眉头若有若无地挑动了两下，沉默良久。

众人听罢啧啧有声。

“那你来这书房……”

他面无表情，语气中也丝毫听不出任何的情绪。我很是不安地接着编：“走错了地……”

“衣裳呢？”他狭长的眼睛渐渐眯成了缝，唇边弯起，表情有些让人捉摸不透。

捉贼捉脏，捉奸捉双。其中利害我自然晓得，也不能承认，“小女子亲手缝制……”

他朗声大笑，眸子晶亮得让人眩晕，“来人，带姑娘下去。”

我听着不对劲，急急发问：“请问带我去哪儿，做什么？”

他唇边继续上扬，笑容竟也和煦了许多，收起刀子在我耳边吹着气道：“你不是仰慕小王爷吗，那侍寝吧！”话音未落，我看到无数的嘴巴张成了鹅蛋状。

我一下子蒙了，他是在开玩笑吧？！

我被押进了地牢，九弯十八拐，铜墙铁壁的最里面。一路光线昏暗，气势森森，一股子酸腐味迎面扑来。我们惊动了牢室里的犯人，他们不断从两边向中间拥来，一个个眼睛亮得像恶鬼见了活人，狼群见了羊羔，边号叫边将手伸出栅栏来拽我，还有的在不断起哄。我不由自主地抖了抖，顿感一阵恶寒。在这儿侍寝？小王爷的爱好也忒与众不同了些。

我一把拽住领路的人，忙问道：“大哥，是不是搞错了，侍寝不该在卧房吗，怎在这地牢？”

那大哥眉头一挑，一脸鄙夷地将我上下打量，“就你？侍寝？做春秋大梦吧！给我进去！”他说话时，前方拿着火把的那个人已经打